



## 走过青春



以上剪纸作品系北京知青王俊林作

在我插队的陕北农村,当地人把下地劳动叫作受苦,劳动的人就叫作受苦人,一个“受”字道出了农民的隐忍和艰辛。

受苦人离不开三件东西——烟袋、老镢、破棉袄。

当时,队里人的生活非常贫困,几乎没有换季的衣服。冬天一件破棉袄,夏天一件粗布衫子,就是全部家当。陕北的气候早晚温差大,一件破棉袄,天冷的时候,腰里扎上红腰带,可以防风保暖;天气热点,就披在身上,一年四季,几乎有三季都离不开它。

战士离不开枪,农民离不开的就是老镢头了。你看一个好的庄稼人,一定有一把称心如意的老镢头。由于常年使用,镢把手握的地方光滑无比,并且

留下了浅浅的指痕。镢头常年和土地摩擦,变得锃光瓦亮,没有一点锈迹。不管是掏地还是砍柴,用起来都得心应手。老镢好使,掏起地来省力,碰到悬崖上的硬柴,也可以用老镢在悬崖上刨出一个坑来,人踩着坑过去,就可以砍到可心的柴了。

在农村,无论是后生还是老汉,唯一的消遣就是吸烟。队里的老汉们,都喜欢在腰上别一杆烟袋。它不像北京的烟锅,弯弯的把,圆圆的烟锅头。它是那种细细长长的木烟杆,小小的铜烟锅。尤其是我们队里高书记的烟袋锅,烟杆足有一两尺长,前面是铜烟锅,后面吸烟的嘴子是玉石的,很引人注目。

男人的烟袋杆上,常常挂着一个装满烟叶的荷包袋。这些荷包袋大多是

家里的婆姨手工缝制的蓝色或黑色的小布袋子。手巧的婆姨们,还在上面绣了好看的花。绣着的一般是荷花、鸳鸯、蝴蝶等。

荷包袋里的烟叶,大都是自家种的,金黄金黄的,味道很冲。没种的人家,可以在集上买到,价钱比纸烟便宜得多。

农事不太忙的时候,每当劳动一两个小时,队长或书记就会安排大伙休息一下。这时,就见老汉们把披着的破棉袄往山坡上一铺,一个软软的、舒服的床就搭好了。斜躺在上面,抽出烟袋装好烟叶,然后点上,美滋滋地吸上一口,那么悠闲,那么惬意,就像躺在自家的炕上。

知青们也有几样离不开的宝贝,一个是草帽,夏天遮阳,雨天挡雨。再一

个是毛巾。一般是白毛巾,边上有细细的三道蓝印,就像歌里唱的“白羊肚手巾三道道蓝”。毛巾的作用一是擦汗,还有就是背粪或者往山下背庄稼的时候,可以垫在我们稚嫩的肩上,以减少背粪对肩膀的摩擦。知青们没有破棉袄,每人都披着一件打满了补丁的制服,或洗得发白的旧军装。在地里劳动歇晌的时候,我们也会把肥大的男式制服往斜坡上一铺,惬意地躺在上面,看着老汉们抽烟,看着女孩子们互相嬉闹,看着婆姨们一边聊天,一边纳着鞋底子。仰望天空,湛蓝的天上飘着一朵朵白云,好像一群白羊在天上奔跑。微风轻轻地吹过,地里的庄稼发出唰唰的声响,好像在唱着一首丰收的歌曲。感觉这又是多么美好的一天!

## 受苦人的三件宝

郝承芳

## 车站送别,终生难忘

石光伟

1969年2月7日,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天,或者说决定我命运的一天。就是这一天,我和北京清河中学三百多名老三届的同学,还有北京另外五个学校的同学共计一千多人,共同乘坐专列,离开了生养我们的父母,离开了多年教育培养我们的老师和学校,告别了亲朋好友,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。这一天,是我成长的里程碑,是我人生的分水岭。我告别了过去孩子的我、学生的我、顽皮无知的我,变成了知青的我、新农民的我、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。

在这一天早上,我们乘坐军车来到了北京火车站。天阴沉沉雾蒙蒙的,好像要下雪。在有关人员的带领下,我们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,手持一张灰色的知青乘车卡通过检票口走上天桥,来到专列停放的站台。

车站送别是许多知青的回忆,场面确实宏伟壮观。横幅瑟瑟,彩旗飘飘,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。每节车厢中都贴有革命标

语,火车头上披红戴花。送行的亲友人山人海,车站也破了惯例,送亲者不用买站台票可以进站。满头银发的老人前来送站子女,或是送外孙子外孙女。父母送儿女,叔叔阿姨姑姑婶婶送侄女,朋友送朋友,亲戚送亲戚……大家三五一伙、十几成群,对即将乘坐专列离开的人千叮万嘱咐。车上车下人挤人,心酸最属送行人。有的默默流泪,有的有声无泪,有的有泪无声,有的直接放声大哭。有一位母亲和她即将要离开的儿子四手相拉,四目相对,频频点头。相互之间没有言语,没有哭声,用眉眼传神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
这时,高音喇叭中传来声音:“所有知青全部到列车上来,列车马上就要启动了!”听到这声音后,来到列车上送行的亲友们纷纷下了车。几分钟后,各节车厢里的小广播员开始播音了:“本次列车是运送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上山下乡插队的专列,其他旅客不得乘坐。列车马上就要开动,请送行的亲友立即下车,没有上车的知青尽快上车。

下面我们播放歌曲《东方红》,让我们在《东方红》的乐曲声中向亲友们告别,奔赴新的战场,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”

伴随着《东方红》的旋律,列车缓缓启动。列车上所有的窗口都敞开着,知青们纷纷把头和手伸出窗外,向送行的亲友挥手道别。

“爸爸妈妈,爷爷奶奶,回去吧!保重!”列车上的知青都从窗口探出头,向着站台上的亲友挥手哭喊着。

“到了来信!发电报也行!”无情的列车的行驶速度越来越快,带走了有情的孩子们,离开了满怀激情的火车站。知青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,有的大声哭,有的小声哭,有的趴在桌子上,有的把头靠在座位的靠背上,有的则目视远方,脸上毫无表情。

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。我很想把自己离家后的所见所闻都牢牢记在心里,等将来有一天再见到爸爸妈妈的时候好向他们讲述。可是我转念一想:“再次相见,是何年何月呢?还要等待多长时间呢?都说我

们下乡是要去一辈子的,我的这一辈子会是个什么样子呢?”想到这里,我也哭了。

记得当时,我从准备插队到踏上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,间隔整整两个月时间。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两个月里,我和家人没有睡过一个整觉。多少次,妈妈把我从梦中唤醒,叫着我的名字:“光伟,你去了能行吗?”在父母心中,我只是一只需要庇护的幼鸟,却即将经受生活的惊涛骇浪。他们当然有千万个不放心。我自己也在想:“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,不能总是生在父母的庇护下生存。男孩子吃些苦受点难有助于成长。”有一次,我对妈妈说:“不离开父母永远长不大,许多事情不离开父母永远没有机会学习。”妈妈哭着对我说:“行啊,你长大了,你走吧,我不拦你了!”可当知青专列缓缓启动的那一刻,我才开始后悔:“爸爸妈妈,我这次离开你们,什么时候才能再次享受到你们的关爱啊!”可事已至此,没有回头路,只能鼓起勇气,去迎接一段不可知的人生历程。

## 爆炒蛇肉柿子椒

王子敏

湿,湿麦子太重了!”社会说完,掉头又往山下走去。

他一边走一边说:“你先回去。”我望着社会的背影,心想:“这社会把轻的麦捆让我担上,自己却下去担重的麦子,还说我没劲?”

挑起担子之后,我不敢怠慢,赶紧沿着山梁上的小路往回走。

担子压在肩上,反而借着麦捆有节奏地上下运动,我走得更快了。

我在前面走,社会一直没有撵过来。来时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,担着担子往回走竟然快了很多。

转眼到了小米桃子沟,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开始下山。正当我下山拐弯换肩的时候,忽然看到一条长度接近一米的蜈蚣,趴在前面的麦捆上。我当时吓了一跳,仔细看看,蜈蚣似乎没有攻击我的意思。我继续往下走,到了拐弯处,我再一次换肩,把放在另一捆麦子上的镰刀取下,紧紧握住刀把。当再一次换肩时,我迅速举起镰刀向蜈蚣头部砍去。蜈蚣的头滚落到了地上,身躯留在了麦捆上。刚开始,没有头的蜈蚣还会扭动,一会儿就一动不动了。

下了山,过了河,我担着麦子走进场院。

当我把麦捆放下,先我一步进入场院的高金亮高声喊着:“蛇!蛇!”

“金亮,不怕。我晓得。”我轻松地说道。

“这可是条蜈蚣,可要小心些!”金亮说着,手握镰刀,小心翼翼地靠近蛇。

“头都留在山里了,没事!”我看着金亮小心翼翼的样子笑着说。

“哎呀!刚才把我吓了一跳。”金亮走到没到头的蜈蚣前,仔细看了看,顺手抓起了蜈蚣。

“金亮,来帮我个忙。把这蛇皮扒下来。”我说。

“好!”金亮说着就开始扒蛇皮。我拉着蛇肉,金亮拉着蛇皮,我们两个面对面,使劲一拉,一张完整的蛇皮就扒下来了。

“王子敏,你要蛇肉做甚(什么)?”金亮拿着刚扒下来的蛇皮问我。

“当然是吃了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能吃吗?”

“肉,怎么能吃?”

“好吃。”其实我从来没有吃过蛇肉,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荤腥了,看到蛇肉就要流口水,我猜想一定好吃。

“怎么吃?”

“怎么吃?我还真的没有想过。琢磨了一下,回答道:“炒着吃。”

“肉都是煮着炖着吃的,哪能炒着吃?”金亮感觉我说的吃法违背了他的认知。他接着说:“你瞎说呢,蛇肉就不能吃。”

我拿着镰刀,扛着扁担,提着没了皮的蜈蚣肉,往我们住的知青窑走去。

来到我们住的小米桃子沟的沟口,迎面遇见了刚刚下山的社。他担着两捆湿麦子,终于回来了。

“提了个什么?”社会看到我提了一条红红的肉问我。

“蜈蚣肉。一会儿过来吃肉。”我说。

“可不能吃,蜈蚣毒性非常大。”说完,社会快步向场院走去。

社会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,我发现他担的是两捆湿麦子,压得扁担微微向下弯。看着这个说我“憨憨”的憨憨,我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
路过小队的菜园子,负责种菜的顺娃的父亲主动和我打着招呼,跟我说:“王子敏,你怎么搞的,拿来的辣椒,长得大,可一点都不辣。”

“那本来就不是辣椒,那叫柿子椒。是一种蔬菜,炒着吃可好吃了。”我接着说:“给我摘上几个,我晚上炒着吃。”

顺娃的父亲告诉我:“刚刚队里给咱们分了柿子椒,你屋里现在就有。”

听老汉说刚分了柿子椒,我的精神头来了。

回到窑里,我掏出了蛇的苦胆,洗净了蛇肉,将蛇肉剁成了寸段放在盆里。

接着,我找出从北京带来的“酱油膏”(固体酱油),切下一块用暖瓶里的热水融化。然后从窑里放着蔬菜的篮子里拿了几个超大的柿子椒,洗净掰成小块。我顺手将掰下来的一小块柿子椒放到嘴里嚼了嚼,甜甜、脆脆、嫩嫩的。这柿子椒用的是北京市四季青的柿子椒种子种出来的,可完全不是北京市面上卖的柿子椒的样子。个大,大得出奇;肉厚,厚得超出想象;甜美,嚼过微甜生津。

我找出了淀粉,撒在盛着蛇肉的盆里,用手反复抓了抓蛇肉,又把化好了的酱油膏倒入蛇肉里搅拌均匀。

一起上山的知青陆续回来了,还跟着一个年龄比我们不少、个子中等、身材偏瘦的中年人。

他走进窑洞,指着盆里的肉问我:“这是什么?”

“鸡脖子。”我麻利地回答道。

“你是?”我问。

“我是到你们大队体验生活的作家,叫我李小八好了。”

李小八?我路过关家庄的时候,听那里的知青提起过。我说:“我听说过你的名字。不过今天应该是头次见面,按照北

京人的老话,应该说:久仰大名。”

李作家笑了笑,从我跟前走开了。李作家东瞧瞧西看看,随后和窑里其他知青聊天去了。

我的心思全在这蛇肉上,也不关心他们聊些什么。我已经想好了,今天来个“爆炒蛇肉柿子椒”,露一手家传的手艺。

馍馍蒸熟了,刷干净了铁锅。倒上清油(小麻油),回风灶里加上了煤炭。一会儿,锅底的清油变得红红的。我放上大葱和干辣椒,爆香后,放入已经腌好的蛇肉,大火爆炒。没多大工夫,蛇肉香味四溢。接着放入柿子椒,几经翻炒,看到柿子椒变成深绿,放盐、酱油和味精,接着出锅。

“提了个什么?”社会看到我提了一条红红的肉问我。

“蜈蚣肉。一会儿过来吃肉。”我说。

“可不能吃,蜈蚣毒性非常大。”说完,社会快步向场院走去。

社会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,我发现他担的是两捆湿麦子,压得扁担微微向下弯。看着这个说我“憨憨”的憨憨,我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
路过小队的菜园子,负责种菜的顺娃的父亲主动和我打着招呼,跟我说:“王子敏,你怎么搞的,拿来的辣椒,长得大,可一点都不辣。”

“那本来就不是辣椒,那叫柿子椒。是一种蔬菜,炒着吃可好吃了。”我接着说:“给我摘上几个,我晚上炒着吃。”

顺娃的父亲告诉我:“刚刚队里给咱们分了柿子椒,你屋里现在就有。”

听老汉说刚分了柿子椒,我的精神头来了。

回到窑里,我掏出了蛇的苦胆,洗净了蛇肉,将蛇肉剁成了寸段放在盆里。

接着,我找出从北京带来的“酱油膏”(固体酱油),切下一块用暖瓶里的热水融化。然后从窑里放着蔬菜的篮子里拿了几个超大的柿子椒,洗净掰成小块。我顺手将掰下来的一小块柿子椒放到嘴里嚼了嚼,甜甜、脆脆、嫩嫩的。这柿子椒用的是北京市四季青的柿子椒种子种出来的,可完全不是北京市面上卖的柿子椒的样子。个大,大得出奇;肉厚,厚得超出想象;甜美,嚼过微甜生津。

我找出了淀粉,撒在盛着蛇肉的盆里,用手反复抓了抓蛇肉,又把化好了的酱油膏倒入蛇肉里搅拌均匀。

一起上山的知青陆续回来了,还跟着一个年龄比我们不少、个子中等、身材偏瘦的中年人。

他走进窑洞,指着盆里的肉问我:“这是什么?”

“鸡脖子。”我麻利地回答道。

“你是?”我问。

“我是到你们大队体验生活的作家,叫我李小八好了。”

李小八?我路过关家庄的时候,听那里的知青提起过。我说:“我听说过你的名字。不过今天应该是头次见面,按照北